**到图书馆安放心灵**

**易玲**

在东北师范大学念书时，校图书馆是我最常去的地方；毕业后成为一名记者，省图书馆是我最常来的地方。无论何时，图书馆都是我安放心灵的所在。

如果说图书馆是“大学的心脏”，那么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就是东师最温暖的“心脏”。东师正门对着的第一幢建筑就是图书馆，恢弘大气。图书馆门口巨石上有大篆题写的“斯文在兹”四个字，典出《论语·子罕》，本是用来歌颂世间文化都源自孔子，如今的字面意思引申为“文化都在这里”，是著名国学大师饶宗颐所题，难住了不少人，却也因此而别具魅力。

从上本科到研究生毕业，下课时间我经常泡在图书馆，不止可以看书、写作业，有情致了，还可以和友人去大厅喝咖啡畅谈，可以去楼内网吧查阅资料，饿了地下食堂有快餐吃，乏了地下影厅有电影看。那时影厅还是低配置的台式电脑，没联网，去吧台处选碟片播放，一块钱看一小时。碟片很全，中外都有。我对电影艺术的粗浅启蒙，就源自那里。

去图书馆，看书当然是最主要的。我喜欢坐在靠窗的角落里，累了的时候，抬头看出去就是风景。春有乱花迷眼，夏有蝉噪绿荫，秋有黄叶飘飞，冬有雪舞婆娑。那还是一个纸质书、深阅读占绝对主流的时代，读到精彩处，我便停下来，含英咀华，沙沙抄录。仿佛那些美妙的句子和思想，不抄录下来，便永远错失了；仿佛与文学大师们穿越时空的难得相遇，不抄录下来，便再难重现了。那几年，我看了不少的好书，做了许多本摘抄。有一次恰遇图书馆处理旧书，无数名作，皆只售一块、两块钱，喜出望外，满载而归。

没放假的时候，图书馆每一天都有来往不息的学生，有的带着耳机钻研功课自成小世界，有的与同来的室友或恋人间或窃语几句，有的趴在书桌上小小地打一个盹儿，有的倚在某个书架上随意翻阅心绪驰骋，有的来回穿梭在密布的书架间期待美丽的邂逅……外面是一片喧闹的青春，图书馆却是一个安静的所在，最能抵达内心深处的所在。放暑假的时候，图书馆更是寂寞又清净，只有寥寥几个学生，坐拥书国。空气中漂浮着的淡淡油墨香特别清晰，寻书人的袅袅足音宛如敲在深谷里。

本科入学时，我们在图书馆门口广场开全校师生大会，聆听校长讲话；硕士毕业时，我们在图书馆门口广场拍摄毕业合照，领取学位证书。我的东师六年，始于图书馆，终于图书馆。图书馆见证了我的成长经历，拨开了我前途的迷惘与困惑，给予了我前行的动力和勇气，是我永恒的精神家园。

毕业后，有幸辗转选择了一份十分喜爱且相对自由的职业——记者。没有采访的日子，或者采访结束的时段，我都会来到吉林省图书馆。又有了泡图书馆的日子，又可以坐拥书国，比东师图书馆更大的书国。我喜欢这里高大的楼层，敞亮的空间，透明的电梯，温馨的地下食堂，宽大的自习桌，舒适的阅览室沙发椅，尤其大厅里满墙到顶的富贵红实木书架，一楼不定期举行的各种展览……每一个细节，每一处转角，我都喜欢。四处文字馨香，满眼古籍新书，坐在这里，心里就特别的安详，宁静，充实，丰盈。

经常，我迎着朝阳在省图书馆门口等开门，仰望门口巨大的LED屏幕上变换的图书馆内景图片，格外神往，像是一种朝圣；也经常，我在夕阳西下时离开图书馆，回望灯火辉煌的省图书馆大楼，心生潮涌，像是一种感恩。多想在这里当管理员，每日带着手套，轻手轻脚晒那些孤本善本，浸泡在清逸之气里。

我一般都在三楼的自修区，一坐就是一整天。看书写字累了的时候，我就安静地观察周围的每一个人。在这里，我见过母亲牵着蹒跚学步的稚子，见过带着孩子来完成功课的爸爸妈妈，见过相互搀扶的白发苍苍的老夫妻，见过一队一队老师领着的中小学生，见过结伴而来参观展览的小团体，见过为大学梦研究生梦博士梦而冲刺的学子们……都说图书馆是一座城市文化生态的最佳注脚，他们就是这座城市文化生态的最具体的小分子。

作为一名记者，我有幸采访了、看到了更多积极的人生：有退休后一直为“关心下一代”工作而奉献余热的，有在公园义务教青少年习武健身的，有苦心孤诣传承式微艺术的薪火的，有时时留心身边风景为这座城市留影记录变迁的，有身残志坚热心服务回报社会的，有母女相继默默资助贫困学生的，有退休后自学法律义务为民打官司维权的，有“80后”从零基础学英语、学电脑追赶新时代的……他们是这座城市正能量的代表，是这座城市生生不息的火炬。我坐在省图书馆里，写下他们每一个人，把他们的精神，展示给千千万万的读者。

据说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。博尔赫斯说：“如果有天堂，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。”图书馆就是我的天堂。我在这里完成工作，在这里追逐梦想，在这里涵养思想，在这里孕育能力，在这里积累知识，在这里修炼人格，在这里安放心灵。从东师图书馆到省图书馆，图书馆是我永远的情结。